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七

黜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太素元禪人

凡學人先習教乘迴心向上一路雖是有志

無奈藏識中有新熏文字雜毒習氣舊熏貪

瞋癡愛煩惱習氣内外交攻最難打疊要放

放不下要斷斷不得要止止不住因此要提

話頭如水上葫蘆邊捺不下只管與之打交

滾最是難下手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了也

如此乃是沒志氣無力量人說甚叅禪如今

初心只管將心内外一切道理知見及妄想

思慮一齊放下了又放放到無可放處方

纔提起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無字橫在胸

中因甚道無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則妄想

不起若纔見起時切不可與之作對將心要

斷他亦不得將心止他亦不可相續他但只

覷見便撇過一撇便消息急提起話頭深深

看覷則彼妄想自然掃踪絕跡矣此是初心

下手做工夫的訣若話頭純熟妄想自稀不

作障礙久久疑情得力妄想暫歇時便得一

念歡喜也得些歡喜處不可當奇特但從此

好用功耳禪人棄教從禪初心最難故以此

示之切不可視作小事

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

禪人出家浮渡久執侍澹公得任持法門居

化城有年化城乃刻大藏地爲海内法窟禪

人力任常住綱維百務老人適來雙徑禪人

作禮請益願持法華經老人因示之曰佛爲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

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所言佛知見者乃衆

生本有之佛性也今被無明封蔽而爲妄想
知見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以取生死
之苦不自覺知我釋迦大師特特出世一番
單爲開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若
悟此本有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
佛智現前名佛知見非衆生妄想知見也若
悟此知見則頭頭法法皆真實用心凡一切
動用諸行皆真實妙行都爲成佛真因矣故
經云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乃至一香一
華以此供養佛皆已成佛道微因小善皆成
佛真因況身任衆務捨命爲法豈非成佛之
真種乎吾佛教人持法華經者入如來室着
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如
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
是禪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教乃名真持經人

七

二

若不能入此三法門則單持安樂行品念念
思惟心心願入晝夜不忘如此則六萬餘言
字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若不入此法門
縱能持百千萬部但是與義作讐家豈真持
經者耶若不信老人更當請問文殊彌勒

示王鹿年 丁巳元旦六日

王生鹿年生長淮西來禮徑山謁老人乞語
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因謂之曰子聞
之古有大力之人乎敵人者愚敵已者智愚
者常弱智者常勝之道也聖人教人以不用
爲用故曰柔勝剛弱勝強易曰剛而能柔吉
之道也項羽拔山舉鼎力雄千古及敗別虞
姬噓啼泣數行下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已者
也聖示人直顏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古今學
者皆知克已之語而不能作勝已之業豈智

七

三

也哉王生有力于此當不墮凡夫數可耳

示在顯侍者

顯侍者生於西蜀少沉賤役幸般若之因不昧少小卽知叅妙峰大師發出世心亦夙種內熏而使之然適遇澹居和尚入蜀時顯執侍直指徐公素喜其信心遂命禮澹和尚求出苦法薙髮爲沙彌老人來雙徑顯充侍者日夜精勤無怠老人初憐其蠢蠢時時激發顯時聞老人開示衲子亦眉間津津動色是知衆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因請益老人乃開示以念佛審誰字公案教其叅究顯亦能領荷第恐無決定爲生死心不能拚命到底又恐宿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除此二病則單一念晝夜六時緊抱疑團卽二三十年不悟不休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

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終不失正因種子若立志不堅用心不切別起邪思不但辜負此生卽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

示在介侍者

紫栢老人全身荷負大法欲建法門中興之業故刻方冊大藏經此一斷大事因緣非小小也末後全付擔于澹公一肩荷之經既刻而貯不得其宜則復化城之功又非小小化城復非一手一足之力侍者在介事事賈勇先登不避艱險其功居多此又衆中之尤難也嘗謂世人未有無所爲而樂用者卽古豪傑皆然況其他乎漢高帝天下既定功臣未封忽見沙中偶語問子房子房曰此從兵戈中冒矢石經萬死一生者皆欲得尺寸之封今未見封故偶語耳於是卽封之此古昔用

人之格也今觀介侍者初心無他圖圖出家
耳今奔走七年化城定矣大法已得所矣其
居功者寧無偶語乎老人謂今當可以如來
之賞而賞之也介侍者即以老人得如來之
大賞若不能奉如來法持如來戒行如來事
萬一破戒壞法如來亦有三尺在也慎之哉

示在淨沙彌

佛說二十難中云得人身難生中國難得遇
佛法難親近善知識難生正信難此五乃難
之難者淨沙彌已具其四所欠者唯生正信
耳今幸出家得遇大善知識爲依歸又渾身
跳在佛法大海此何修而得何緣而至若不
奮發勇猛生大正信將此一片幻妄身心洗
得乾乾淨淨拚一條性命志出生死廣修萬
行結成佛無上之大緣豈不當面錯過失多

四七

五

生善根種子耶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
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爲誠苦耳佛言心
如絃直可以入道所言絃直者謂無委曲相
也如何是委曲相謂機械巧心偷心乖心覆
過心無慚愧心懶墮偷安心見人過失心貢
高我慢心自是非他心不生孝順心慈愍心
總之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今
要發心只須將前一切心盡行掃除時時檢
點念念照管不許放行恐不能頓斷將古人
一則公案橫在胸中習氣發時便提此話頭
與之撕捱久久純熟則心自條直而道念日
增行門日進心地日明如此一生始謂不虛
度也不然待生死到將何抵對沙彌當自思
之切不可作等閒輕意放過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

歷觀古之豪傑涉艱難困苦操長遠不退之志者槩不多見其人若晉五臣從重耳亡在外十九年無怠心者蓋亦日夜望咫尺之封垂不朽于竹帛耳此乃名利牽心故忘身從事古今世人之常情也若田道人者從達大師二十餘年寢食俱廢一息未嘗少怠小有過差痛責重杖居常兩腿如墨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以至觸犯大難以死從事在寂寞苦空門中竟何所圖乃能精進堅強不拔如此哉由是觀之較古忠臣義士所絕少者今於道人見之矣及死得從葬大師於雙徑予謂此一坏土不但俗人卽僧徒亦不易得是於法國土中已得茅土之封也非亡身血戰何以有此臨終以此卷付其徒朱道人今澹公爲名曰海耕亦法門功臣世業之券也

點七

大

豈小緣哉

示朱素臣

士人學道多以讀書爲妨礙老人曰讀書何礙道但不讀書時多被無端妄想擾亂若就閑時能攝心一處把斷妄想不行心心在道念念不忘如此則學道時多讀書時少也老人嘗示學人當要念頭起處卽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果能如此用心則妄想自斷外事自然無擾道力自強工夫必易就耳

示沈止止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入古云學道志當歸一吾所謂一者一其志耳今既知叅究功夫卽將所叅公案橫在胸中不論閑忙動靜迎賓待客日用云爲一切處提撕不得放過放過則被境擾擾則生厭厭

則但有求聞之心無念道之心矣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凡用心處只在念頭起處着力起卽看破看破卽當下潛消更不相續被他掉弄是參究訣法故曰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此正易處細處下手便覺省力若捨此更待

幾七

七

閑時靜時方做工夫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沈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外馳求卽禮佛持咒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總之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耳

示澹居鑑公

古之忠義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力有心力有氣力語云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以形太勞則枯精太勞則竭神太勞則歇莊周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

也故老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者有而不盡用也養形謂治人養性謂事天吾佛所謂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謂是故也是知古人任大事者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如漢高帝以力取天下百戰百不勝及一勝卽成大事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先大師以法門大事付公一肩荷之不遺餘力當百折之衝秋毫皆窮神極力以應之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今也有形易化時往難復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所學以明心爲格若心廣而形眇則力全而任有餘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以蹇息而至公必有以自處也何如

示念佛切要

在雲棲爲闡于將子與母氏說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
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
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
株畢竟向何處念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
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
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
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衆生受生死之
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
也不是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
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
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
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
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
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
念斷着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

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
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
根現前那時方知佛全不得力却怨念佛無
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
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卽
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
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
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
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
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
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
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能敵得
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
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
發心甚生疎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

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
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爲生死心切要斷生
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
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
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
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
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
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
豈更有別妙法哉

示雲棲侍者

大師未入滅時前十九年起居食息侍者日
夜周旋凡一切密行無不覩一切微言無不
聞一切應機無不達一切心事無不知是則
大師之全身色相音聲無不昭昭於心目之
間卽親近數千萬衆皆不如侍者之真知實

見者也卽今大衆人人見大師滅度只侍者
獨不作滅度想耳末法修行淨土都要說想
彌陀妙相以未得親見面目卽想亦不真要
聞彌陀說法則思亦不真我觀大師則彌陀
之化身侍者執侍已久豈可忘却大師又向
他家求佛法開示我謂侍者更不必作別想
只想大師如生前一一規模法範音聲語言
作事威儀修行觀念利生慈悲細細從頭至
足終日竟夜一一通想一過如此則念念想
時就是彌陀出現時也纔有一念忘却便是
負恩德入生死之時老人無法可說但以大
師全身安向汝心中不可吐却便是我老漢
隱身三昧也汝諦思之

示等愚侍者

自心念佛念佛念心心佛無二念念不佳能

念不立所念性空性空寂滅能所兩忘是名
卽心成自性佛一念遺失便墮魔業

示玄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永明禪師唱道地初薙髮禮
永明塔于荒榛凡事一遵遺範手自行錄爲
師承卜遷師塔于宗鏡堂後誓不募化唯行
法華懺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塔工旣成
修宗鏡堂築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願也余
弔雲棲大師將往淨慈公料理宗鏡堂爲駐
錫所予入門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
經畫如法纖悉毫末咸中規矩予留旬日繞
千百衆人人充足法喜內外不遺諸凡井井
頤指適可如不經意予以是見公才堪經世
慈足利生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妙行非乘
宿願未易能也予旣行公送別請益予因示

七

十

之曰爲佛弟子人有真僞行有理事才有體
用心有廣狹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霄壤
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其多種佛呵聲聞爲名
字羅漢斥非真也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
慧命者爲極難其人以處剛強濁世自救不
暇安能爲法門乎周身不給安肯愛護衆生
乎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爲真佛弟子
以能克荷其家業耳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
者爲難然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
也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是知能護衆
生卽護佛慧命故般若教菩薩法以度衆生
爲第一以不住衆生相爲妙行所謂滅度無
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是了衆生相
空也然我卽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旣空我亦
何有我人皆空中間事業誰作誰受物我兩

忘中間自寂三輪若空則實相如如平等一
照菩提涅槃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
禪道之可脩萬行之可作哉所以法華會上
讚持經者曰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是乃以已
成之佛心作現前之衆行故一一行皆是佛
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如此是名眞佛弟子
矣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
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
梁心濟渡衆生故毗盧以普賢爲身普賢以
衆生爲身若以衆生爲心是爲荷擔如來矣
公試觀于言以印證其心若見自心果於法
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若有草芥塵毛
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
有心人我縱然是非未泯捨此法門更於何
處求向上一路乎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

點七

三

自度若存一法之見卽是自心未度自不能
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郎耶公自此以往更
須高着眼睛自點檢看莫道老僧饒舌

示了無深禪人

佛言比丘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淨名云直心
是道場聖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無
別妙處只是衆生中直心人耳直則無委曲
相所言直者乃一塵不立方謂之直譬如弓
絃之直能容何物哉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
錯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處則
本體自現故六祖大師云常自見已過卽此
一語便是成祖作祖之要訣所言過者非作
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無一物平
平貼貼纔有一念則爲過矣一念爲過況種
種惡習念念發現不自覺知豈能免過學人

用心不在一念上着力則終身叅學不能得
真實受用以用浮想緣影爲功故錯到底耳
禪人初叅老人於徑山老人卽字之曰了無
欲要着力於本來無一物耳送別舟中貽此
勉之

示雪嶺峻禪人

七

建

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次要識量大次要生
死心切骨氣識量乃夙習種性苟爲生死心
現前立志三事具足是爲向道至若用心叅
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離心意識叅出
凡聖路學此語學者皆知及至用心纔舉一
念便落意識窠臼如何離得以多生習氣一
向在身心世界裏做活計墮在五蘊區宇被
他籠罩超脫不得至做工夫現出種種怪事
皆此過也是須要識量廣大見處超卓先將

身心世界撇過舉起本叅話頭如虛空中椽
子相似久久忽然虛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
定不是尋常默照邪禪可比也此段力量須
是一塊剛骨方纔立得脚跟穩當若是軟暖
柔懦粥飯氣習者何敢傍其萬一至於看話
頭最怕落在玄妙知見窠臼是爲黑山鬼窟
纔有絲毫玄妙知見挂在胸中或將古人言
句蘊之不捨便墮外道邪見以此中纖塵着
不得着不得處便是得力時也只須徹底打
破漆桶方是真實又不可將心待悟作欄頭
板也禪人只麼用力去他日自信老僧不欺

示劉道人

汝爲生死出家獨坐孤峰頂上十年於此何
等真切聞被魔害數十次其心不動衆皆勸
往他處避之畢竟不去何等忍力此必於本

分事上大有得力處既能一念如此當視四大如空花水月視死生如夢幻若果得解脫便坐脫立亡去如其不能就當一念不動任他刀割香塗節節肢解畢竟不動一念方是正見正行今聞欲絕粒而死此是魔所攝持十四即當看破此念決不可如此認着不唯可惜自己爲生死苦心抑恐令他入邪見網也

示非石玉禪人

末法學人多尚浮習不諳真實故於佛法教道但執名言不達究竟之旨增益知見生大我慢是又以佛法結生死根良由最初發心不從生死上着脚亦不知生死爲何物將謂與已無干暮然夜行故不得正修行路且佛敎人言言句句乃出生死法豈意今人反墮耶此非佛咎咎在學人無正信正見向未親

近真善知識指點說破耳學人方玉昔叅老人於嶺外真實樸素老人東遊吳越刻楞嚴法華新疏命玉校讐叅詳斟酌得老人言外之旨老人今歸匡廬休老異日玉能相伴於空閒寂寞之中叅究向上事當不被宿習文字作所知障也老人行矣七賢峰頭有牛糞火煨芋以待子其念之

示吳江沈居士

一切衆生皆以我執而爲生死根本以有我則有物物與我对則形敵生以我招敵則衆十五忤皆歸忤則爲其所惑矣故眼爲色惑耳爲聲惑鼻爲香惑舌爲味惑身爲觸惑意爲法惑惑則擾擾則亂亂則失其正既失其正則被所傷者多矣世之人皆爲其惑而不自知爲其所傷而不知痛愚之甚矣且將以爲資

我也而又愛而執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故遠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誠能忘我則於衆敵猶夫衆箭攢空則無可寄矣有志道者試從此始

示王子顯

世人一向在幻妄身心境界上作活計從生至死未會一念返覺自心本來面目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以水火相違四大交攻是爲身病妄想攀緣愛憎取捨是爲心病然身病藥石可治而心病則無藥可治佛爲世醫王及調治衆生心病種種方便究竟單以覺破妄想無性爲回生妙藥學人要求安樂法門先須識破身非我有但看父母未生前何會有此血肉之軀及四大分離卽今此身更向何處安立如此時時觀察久則忽然

一念覺破卽不爲此身所苦是爲治身病之妙藥一切病元皆從妄想心生只須日用念念觀察凡一切善惡念頭起處卽是病根發現直須當念着力就在起處觀看他畢竟從何處起畢竟是誰起滅及至妄想滅時定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滅無滅處是謂起滅無從則心體安然得大自在如此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中間一念自孤卽此一念獨立處久久純熟則妄想病根自拔一切心垢亦無地可寄矣是爲去治心病之妙藥也子願切志向上事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從今但直覺破自心妄想不被牽轉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

佛言狂心若歇歇卽菩提勝淨明心本無外得如此用心不退卽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老人因請益詔其名曰福覺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其勉之哉

示旅泊居士沈豫昌

居士生十善之家居富貴之室以菩薩人爲父母以善知識爲眷屬以同行同願爲奴僕以慈力示現爲兒女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挺挺淤泥旣發信心脩諸福德事事如意遶宅湖池約數里許所養之魚稱湖沙數初請藏經過蘆洲滿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其所遇福緣勝廣如是但以行道不力爲愧請益老人老人因示之曰是誠可愧者矣何也以外施爲易內施不足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雖然亦丈夫所難也由歷劫生死

數七

情根深固難拔非發大勇猛決烈之志求其如法修行實非易易若老人正眼視之固不難耳居士諦信誠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以身觀心則心易忘以心觀情則情易折以情觀性則性易明以性觀念則念不生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物矣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哉居士能信不疑則居家而入非家卽世而能離世一切資財眷屬皆入如幻三昧又何道之難行情根之難拔乎居士欲入毗耶不二法門當從此入

示顏福堅

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謂無常苦空無我等法如夢幻泡影速起速滅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種子雖在生死之中歷劫不壞是真堅固世人錯認無常爲

常是以不堅爲堅名顛倒見然顛倒之根乃
罪惡之性也何福之有今一念返醒於無常
生死法中發心願求佛性種子則能捨不堅
之財易堅固之法財捨不堅之身命求堅固
之慧命此乃出世之福福之大者是故就汝
歸依之信心詔其名曰福堅只欲發其堅固
之心所謂自求多福耳豈虛名足尚哉

示願汝平

汝平侍紫栢老人最久昔予被難繫園中以
書覆紫栢汝平侍側卽以書付之囑曰執此
他日必有見面之時以此爲左券越二十二
年丙辰長至月子自南嶽來雙徑赴紫栢入
塔之期汝平迎予松陵至陋巷顏生生宅因
禮請益出此卷見紫栢手澤及予昔日書嗟
乎法性海中聖凡出沒如大海之漚起滅無

歎七

大

從去來無所卽死生夢幻於湛寂中了不可
得且予昔之死也不死故今之生也非生不
死不生湛然不際是知紫栢今之死也豈真
死哉手澤宛然法身常住昔紫栢視今日如
眉睫予今見紫栢當日之寸心耿耿孤光昭
揭如日月旣生不以形骸隔又安可以幽明
間哉佛言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不但予與紫
栢如巨海之漚卽一切凡聖若空中電影耳
汝平久入紫栢之室於此一際平等法門必
若入大海浴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孔耳
紫栢老人或未拈及此故予特爲點破令其
自信此法得大受用其或未然試向父母未
生前着眼看覷久久當知見子與未見時無
前後際也

示顏仲先持準提呪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得一念清涼縱發心修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看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

點七

九

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玄妙耶今有一等好高慕異聞叅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爲機鋒此等最可憐愍者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呪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耳顏生福持問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悞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叅栢樹子乾屎橛也

示嘉禾楞嚴堂主

經云佛種從緣起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是知法界以緣起爲宗諦觀世出世間未有一法不從因緣而起者楞嚴古刹創自唐朝長水疏楞嚴于此其來久矣以當王城闌闌之中向爲力者所侵五臺陸翁於此土受靈山付屬生以護法爲心達觀禪師乘時而出與翁有大因緣一見心相印契卽議欲復之而荷擔者難得其人密藏開公棄青衿出家依達師爲入室弟子聞有復楞嚴議全身荷之禪堂告成議刻方冊大藏以廣法運復蒙聖慈頒賜大藏而大殿未有成也不幸開公隱去未克卒業五臺翁復下世郡守蔡槐亭先生至則一旦興起得包心絃居士爲領袖一時人心翕聚如響不期年紺殿巍

我金像晃耀何其偉哉揆之重興之議幾二
十年時節因緣故有不思議者存焉予來雙
徑爲作達師茶毗佛事回過楞嚴觀其規模
弘敞真塵中淨土其禪堂精潔誠幻海梵宮
及見主者林公其人端莊循雅忍辱慈和可
謂叢林之領袖也嘗竊悲夫五濁惡世佛事
付囑菩薩尚不敢涉此利生而況博地凡夫
乎以林子之端雅故見者無不敬以林子之
慈忍故歸者無不悅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
未圓未就之事如順風揚帆而行安流其到
彼岸也何難哉予謂獅絃將絕響矣而幸有
子繼之亦因緣所屬耳唯在子堅忍不拔之
願力以守難成不易之道場將爲無窮不朽
之佛事大法流通卽子之心光所遍也又何
以不堅血肉之軀而爲三寶所惜乎

示東禪浪崖耀禪人

金沙東禪寺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以浪
崖耀公主之適聞老人有雙徑之行特專嗣
南容公來請經營安居將爲老人休歇地九
月旣望老人適至見其精誠嚴整大衆清肅
專以背誦法華爲業期方七年而成誦者三
十餘人此希有之事也居無幾何卽往徑山
緣畢將歸匡廬長揖人世公懇留老人意未
能已臨別貽此示之曰法界性中安有去來
之相耶智眼未開情塵斯隔離合之見闕心
聚散之緣繫念非夫達三際不遷十方靡間
者未易臻無二之境也且法華以實相爲宗
過去之多寶現存卽今之釋迦不滅常住一
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于今燈明
授記之緣法爾現證由是觀之安有纖毫遷

訛之相耶試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目前老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苟一念純真則心光交徹其無以世諦恒情作生死常見也願公以法華三昧究竟未來則與老人眉毛厮結同歸實際長劫相依久遠不離又何區區于幻化空身水月鏡像妄生彼此之念耶老人行矣公其勉之

示王聖沖元深二生

佛性之在人如水在高原有穿鑿者無不得之良以吾人煩惱根深愛憎情固不啻高原之土也苟能力鑿深求施工不已務在拔煩惱之根裂愛憎之網則法性淵泉源源不竭澆靈根而沃智慧之芽不唯道果可期且將潛潛流而潤焦枯普益人天同歸法海涓滴

而與渤澥同波此豈外求之耶聖沖元深昆季久入紫栢之室哲人往矣恐性水清流無壅闕老人適來而為疏之今則開發源頭從此永無枯竭其無以煩惱乾土投而濁之也

示孫詵白

無明生死根株只在現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盡生盡力而不已者將謂已涉千萬途程殊不知未離脚跟一步也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實未離當人一念耳若能日用現前見聞覺知念念生處着力覷破生處不生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其實不假他力也佛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豈虛語哉老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着力參看他日當有自信之時也

示姜養晦

姜生少年英發骨氣不凡非靈根夙植般若種子深厚未易得此美質也幼稚曾見紫栢大師卽命之曰信光意謂性具般若之光也適叅老人請益因字之曰養晦吾人日用見聞知覺皆智光煥發第被無明蒙蔽變爲情識故暗而不彰苟能自信本有真光不昧於現前境界愛惡闕頭昏闇之中靈光獨耀不被情根之所蒙蔽是於晦而能養則光體愈明而真元可復矣用其光無遺身殃姜生體此則廣大光明當發現於動作云爲之間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業豈可自昧而不信耶但在我慢幢摧則光明自露耳

示衆

近來諸方少年有志叅禪者多及乎相見都

點七

主

是顛倒漢以固守妄想爲話頭以養懶惰爲苦功以長我慢爲孤高以弄唇舌爲機鋒以執愚癡爲向上以背佛祖爲自是以恃點慧爲妙悟故每到叢林身業不能入衆口意不能和衆縱情任意三業不修以禮誦爲下劣以行門爲賤役以佛法爲冤家以套語爲已見縱有能看話頭做工夫者先要將心覓悟故蒲團未穩瞌睡未醒夢也未夢見在卽自負貢高走見善知識說玄說妙呈悟呈解便將幾句沒下落胡說求印正若是有緣遇明眼善知識卽爲打破窠臼可謂大幸若是不幸撞見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便斷送入外道邪坑墮落百千萬劫無有出頭之時豈非可憐愍者哉此等愚癡之輩自失正因又遭邪毒縱見臨濟德山亦不能解其迷執豈

